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
 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二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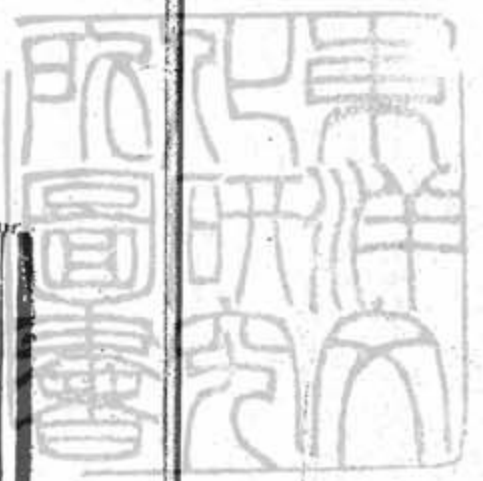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考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思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九



大學衍義節略卷二十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
 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於是乃選長者

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真德秀曰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樊宏世祖之舅也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當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勅驪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今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

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與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與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與頓首
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
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
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卽位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
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
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

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強隱侯
博弟貞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貞丹帝以慶
義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
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
者衆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
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
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
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

厲左右焉

真德秀曰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

制后憲宗正妃

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

忠義

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

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

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真德秀曰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預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外家驕恣之禍

漢成帝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敬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

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真德秀曰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真德秀曰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



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真德秀曰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

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章帝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大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民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

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真德秀曰鄭宏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和帝永元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

陛下富於春秋篡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真德秀曰竇氏之勢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苞藏未可知

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
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
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
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待幸太后
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
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
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
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

常人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
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
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
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
篤景環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
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
以正灋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
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
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

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環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真德秀曰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構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旣萌不獲已而誅之勒丘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况不謀之

公卿近臣而謀之闕寺憲雖就僂而闕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

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擊壩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言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真德秀曰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爲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

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冀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徃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宮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真德秀曰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旣又惡其

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倌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倌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臣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

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暉以輒從外入欲圖不執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驪虎賁羽林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

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二千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官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真德秀曰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闡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而亡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真德秀言梁冀雖誅五侯復橫卒以趣漢而亡考之當時士大夫以保身之難故苟或為唐衡之壻陳寔送張讓父喪豈皆欲調停之乎程顥謂寔之送喪與讓故舊可也不然則非矣朱熹於寔謂之詭遇於或謂之計在免禍不有儒者之論安知不以陳荀之所處為當乎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東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

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
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
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
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相彥
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
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



言諸臣不聽東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
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
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
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知復奈何上數
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踈諫曰國命初復則天
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
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
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敬暉等帥

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餽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摠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

隆基

玄宗也

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

匡復社稷

韋播等數榜捶萬騎

楚軍

欲以立威萬騎

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宮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相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

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真德秀曰武曩后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縮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曩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曩革命以來三

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僂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臣是以剡著千篇云

臣廉竊謂韋氏之禍源流於武氏程頤有言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當武氏時有雌雞變雄之妖則陰陽之氣錯亂宜乎女變而男此誠宇宙非常之變不可言也

大學衍義節略卷二十終





行身食世之

十

